

光荣的中国军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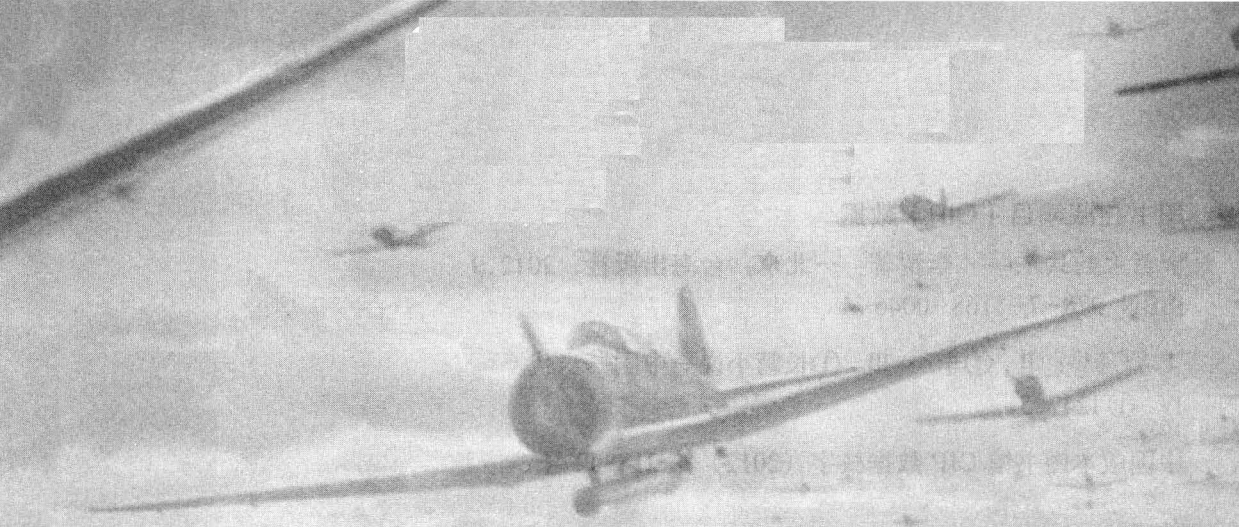
军工烈士们，你们所流的血汗和前方指战员所溅的血光，
同是人民解放事业伟烈的贡献…… —贺 龙

马背上的兵工厂

李 贺◎著



台海出版社



馬戶背上的兵工廠



李 贺◎著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驴背上的兵工厂 / 李贺著.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168-0046-1

I. ①驴…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18842 号

驴背上的兵工厂

著 者: 李 贺

责任编辑: 俞滢荣

装帧设计: 天下书装

版式设计: 阿 荣

责任印制: 蔡 旭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thcbs@126.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399 千字

印 张: 23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8-0046-1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向战争年代，以及至今奋斗在军工

战线上的前辈和同志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纪念我的祖父 保定劳动技工学校创始人 李俊生

李贺 敬作

目 录

★	引子	001
★	第一章 逃跑的英雄	003
★	第二章 打不垮的事业	017
★	第三章 老少爷们大开荤	033
★	第四章 脑袋换手艺	053
★	第五章 救命一泡尿	071
★	第六章 澎园绑票	088
★	第七章 跟鬼子换媳妇	104
★	第八章 妖术郎中	121
★	第九章 拿领导开涮	138
★	第十章 小将当关	158

★	第十一章	卖身契	175
★	第十二章	一波三折的调令	190
★	第十三章	借火儿	207
★	第十四章	千分尺	224
★	第十五章	邪眼	242
★	第十六章	扬帆远航	258
★	第十七章	留下油灯光	275
★	第十八章	抓鬼子当壮丁	293
★	第十九章	最后一枪送给“她”	310
★	第二十章	热血尽，化尘与土	327
★	落幕——英雄谁属		345

引 子

李同顺：

咱太爷爷活着的时候儿，是十里八乡有名儿的机器奇才，什么蒸汽机啊，织布机啊，干啥都行，哎，还经常给洋人修个汽车什么的。就是那时候，招他们干活儿的黄老爷不是个玩意儿。克扣他们半年的工钱。

实在给资本家欺负狠了，太爷爷就带着爷爷进城找零活儿糊口。还别说，机械修理这行当，爷爷怎么学怎么会。

李贺：

这么说，咱们家打根儿里，就有做机械维修的天分啊，呵呵。那爷爷是哪年参的军？

李同顺：

不知道是哪年咧……反正就是小鬼子折腾最欢的那段时间，太爷爷让鬼子给挑了。爷爷呗……就放下手艺跟八路走咧。

我那个老天爷！还别说，爷爷打鬼子比修车顺手儿，没两年，光那个一等功就数不清咧。

李贺：

那么，爷爷怎么又去了兵工厂？

李同顺：

哎……要不说，人倒了霉，喝一口凉水都塞牙。老爷子后来在打忻口会战的时候，给王八蛋小鬼子炸弹炸花咧。

这不，大部队转移，他身子里头有弹片儿，组织上看他会点儿机械活儿，就给摆到阜平还是涞源……嗨，反正是那一块子山区的一个小修械所儿养开了伤咧……这一待，就是两年啊。

李贺：

哦，忻口会战，是1937年咯。这样的啊……来吧，先不谈这个了，咱哥俩多久没见了，大过年的，喝一个深的……

第一章 逃跑的英雄

1939年5月 河北涞源走马驿 刀岭崖南坡

“李俊生，你给老子站住！再跑，我、我开枪啦！”

南坡上，连呼哧带喘地跑着俩小子。

头一个炮着蹶子跑，后边儿那个端着土枪追。

他追他跑，他跑他追。

“你要开枪？那你爹干啥呢？”前面那个大长脸，头也不回，嘴上却要讨个便宜。

“嘭——！”后边的大个子朝天开了一枪。

“刘德胜！你真敢开枪啊！”李俊生终于算是住脚儿了，可嘴上依然很硬，他把灰布汗衫闪掉，拍着自己胸脯：“你有种儿的往这打，啊？怂啦？开枪啊！”

他的大驴脸在火气儿的助长下，愈发的长了。

“你别给老子耍膘儿，”刘德胜吐了口痰：“爷不吃这套，赶紧麻溜儿的跟我回去！”

“我再说一遍，老天给爷一条命，是打鬼子用的，不是在这鼓捣这些破机器的！”

“拉倒吧！”刘德胜放下手里的土枪，慢慢地往这边走：“你有种在前方杀鬼子，没错……”

“老子要不是受了伤，怎么会跟你们一帮臭打铁的混在一块。”李俊生眼有点儿红。

“等等，你先让我说完了。”刘德胜一步步走到他跟前：“你有本事在鬼子嘴里拔牙，可是没本事在后方造枪造炮，这就是没种儿。”

“谁没种儿谁心里清楚，你还跟老子配什么种儿？修械所活儿干不过来的时

候，要你们民兵队帮忙，唉！你小子每回儿都带着那几个吃货往后山跑，满山找不到你一根毛儿。”

“你甬给我往旁的地方扯，马上跟我回修械所。”刘德胜又端起土枪来。

“不回去！你敢怎么着？”李俊生咬着下嘴唇，肚子直往枪口上撞：“啊？开枪啊！来啊！”

刘德胜还真不敢搂枪，给那流着油的肚子拱得一个劲儿往后退。他心说：孙子！我真恨不得把刺刀扳出来。

李俊生见他一脸的苦笑，嘴里还念闲杂儿：“你那枪别是卡膛儿了吧？拿回去让黄西川给你正正再来啊？你倒是搂啊。”

刘德胜忽然一皱眉，眼睛朝着四周围一个劲儿地撒么，冲李俊生一挥手：“躲起来！”

“咋啦？”

“别废话，赶紧躲起来！”

李俊生被刘德胜强拉硬拽，闪到了一边儿的石砬子后边。

俩人竖起耳朵，眯着眼睛听。山沟子里，果然隐隐的有人喊叫。

“这一阵子，小鬼子经常在这片山沟子里转悠，不知道在找什么。”刘德胜压低声音：“可能是刚才我那一枪，惊动了鬼子。”

“你不追我，什么事儿也没有。”

“你倒是怪起我来啦？你不跑我能追吗？”

“你不追我能跑吗？你他妈的！”

“你他妈的！”

这俩人都欠抽，这当口倒是消停消停啊，可好，到了这份儿上还斗穷嘴，骂闲街，可见平日里都不是什么省油灯。

“嘘——！你听。”

刘德胜一把将李俊生的嘴捂上，细细地听那由远至近的呼唤。

伴随着一阵甩鞭梢儿声，一个苍老而悲怆的声音喊得人打心眼儿里发酸：“俊生——！俊生啊——！”

刘德胜乐了：“哎？这是喊你啊……”

“难道沈厂长也追来了？”李俊生用拳头狠狠地捶了一下地面，站起身蹿出去：“我铁定了要走，他来了也白给。”

“哎，你可别发脾气啊！人家起码是老领导。”

太阳，架在走马驿的西山口儿上，山路上的石头子儿，已经跟乱草窠分不清了。山坡上，慢慢悠悠跑上个老头儿来。

他一边喊着“俊生”的名字，一边用袖子擦脸。手里，还握着一根老鞭梢子。“哎……”李俊生纳闷了：“这不是沈厂长，他、他怎么喊我名字？”

“你认识他？”刘德胜把土枪背在身后，眨巴眨巴眼望望那老头，又看看李俊生。

“我、我不认识他啊。”

“俊生啊……”老头儿走近了，俩人借着落日的余晖，才看清他用袖子擦去的是两行老泪。

“哎，你认识我吗？”李俊生跑过去，叉着腰站在老头面前。

老爷子揉揉眼，上下打量打量这个高个儿的光膀子年轻人，摇了摇头。继续抖着花白胡子喊：“俊生——，你在哪啊？”

“哎，你不是喊俊生吗？我问你认得我不。”

老头儿仔细看了看李俊生的大长脸，苦着脸摇摇头：“脸倒是差不多长，可是……我那俊生啊……是个驴。”

“啊？”李俊生差点没栽倒。

刘德胜捂着嘴可笑抽抽儿了。

“老爷子，咱可没这么开玩笑的啊。我脸长，那没错儿，你老也犯不上这么寒碜我啊。”

“寒碜你？”老头儿吹着胡子，瞥了李俊生一眼：“我可没那个功夫！”

说完，老爷子甩开鞭梢儿，喊着“俊生”朝南坡上去了，不过这次，他刻意在“俊生”后边，加了“老倔驴”仨字儿。

李俊生这份儿呲牙花子啊，目送着老头儿翻过南坡奔西山去了，才回过头来杵了刘德胜一拳：“你小子还笑个毛？”

“不是，我是说，老头儿拿你的脸跟驴脸比……哇哈哈哈哈……”刘德胜又弯下腰去。

李俊生不再言语，弯下腰拾起汗褂儿，撒丫子就往山下跑。

“哎！你不能走。”刘德胜反过味儿来，背着枪追下去。

山上满地的碎石头，刘德胜只顾着追李俊生，心思根本就没在脚下，没跑几步就给一块儿“铁门栓”绊倒了。

“真倒霉！”刘德胜连抓带爬地轱辘起来，来不及拍身上的土，捡起土枪，继

续追下去。

这时候儿，跑在前面的李俊生，忽然愣在当地。

刘德胜没想到这小子会突然停下来，本来顺坡儿往下跑，这会儿再想收脚可就难了，“咣叽”把李俊生撞了个趔趄。

“老刘，快趴下！”李俊生拉着刘德胜趴在原地。

“怎么啦？一惊一乍的？”

“我看见驴啦……”李俊生压低声音，把手指竖在自己的嘴上。

“看见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你自己看啊，关键是那头驴，牵在鬼子手里……”

刘德胜眯着眼往山坳里一瞧，倒吸一口凉气。

他轻轻摘下土枪，端在手里，脸色凝重：“你现在更不能跑了，赶紧回去，告诉沈厂长，转移……”

“不行，这么多鬼子，你小子一个人怎么拖得住？”

1939年5月 山西忻口大杈子山 日军封锁区

绵山一片月，星汉落长关。

只是绵山被占领，月被硝烟掩盖，长关插上了膏药旗，搞得星汉也不敢打那儿落了。

其实小日本在晋察冀这块儿，就像牛皮癣，东一块西一块的，而且腻味人。晋绥军先前在晋西北战场上，也很是打过几场硬仗，可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就像蔫了一样，萎靡不振的。

要说邓汉涛英雄了得，那纯属扯淡。

他心里在扑腾，眼睛却盯着前面山垭口中间戳着的炮楼和山下封锁沟对面每隔十分钟就扫射一次的两挺机关枪。

“两边的山倘若绕过去……”

“起码，两天……”路达趴在他身边，低声嘀咕着。

“然也，但是走马驿之修械所，能等两天再去收拾吗？我可是向组织上保证过，月圆前赶到的。”他收起望远镜，掏出一块干粮，扔给路达：“达子，吃完这口干粮，咱就要硬闯了，你敢不敢？”

路达不言语，吭哧吭哧地嚼着山药面饽饽。

邓汉涛一笑：“怎么的？瞧你那模样，对我老郑没多大信心啊？”

路达摇摇头，一对大眼泡瞪着，吃力地咽下那口饽饽：“不是没多大信心。”

“此话何解？”

“是根本没信心。”

“一丁点儿也没有？”

“没有。”

邓汉涛闭着一支眼，用手划拉划拉小分头，喊着路达的外号：“狗阎王，你说，你我二人若是过得这垭口，先成仁的是谁？”

路达把最后一块儿饽饽塞进嘴里：“你。”

“此话何解？”

“你闯，我不闯。”

“不够意思，大丈夫岂能弃大义于不顾？跟我闯关。”

“不去。”

“就一次，给我个面子。”

“不行。”

“你去不去？”

“不……”

邓汉涛不由分说，拎起路达的脖领子，站起身来朝着垭口喊：“太君！太君啊！太君给我做主啊！”

路达吓得脸都青了：“你干嘛？”

封锁沟那边的机枪“喀！喀！喀！”响过，邓汉涛拎着路达大踏步朝垭口走去：“太君，别开枪！吾乃本地乡绅，特来求太君做主啊！”

1939年5月 河北涞源走马驿 刀岭崖修械所

“这个……60门迫击炮，任务很艰巨啊。”

走马驿兵工厂厂长沈淳宏挑着油灯，给厂里的主要技术人员开小会。

“老沈啊，”炸药组的负责人焦凤春打了个哈欠，用手挤出鼻涕甩在火炕边儿上，又用围裙擦擦手：“咱们可从来没做过这玩意儿啊。连咱村里的民兵加在一

块儿，也就是三十来号人，再说这技术……”

众人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沈淳宏用烟袋锅儿敲了敲桌面：“哎，安静，看看你们，像什么样子吗！”

屋里渐渐地安静下来，沈淳宏拿下油灯罩子，在跳动的火苗上点燃了烟袋锅儿，狠吸了一口夹杂着煤油味道的关东烟：“技术问题，这个好办。这个……这个……啊，延安……上级从延安给咱调来了两个技术尖子。再加上李俊生，这活儿能干。”

“延安有没有给咱拨点儿粮食啊？”

“是啊，先吃饱肚子再谈别的。”

沈淳宏扫视了一眼屋里，眉毛挤一块儿去了。

“对了。”焦凤春一拍脑门儿：“老沈，忘了跟你说啦，李俊生……跑了。”

“什么？”沈淳宏一把扯下鸭舌帽，重重地扔在桌子上：“他又跑了？”

几个小青年捂着嘴乐：“人家李俊生是天生吃鬼子的老虎，谁愿意在这地方当摆弄枪支弹药的猫啊？再说，又吃不饱。”

“是啊，俺告诉老婆说出来打鬼子，到了现在别说枪，就连他娘的屁也没放响过。”

“啪！”沈淳宏拍了桌子：“你想放屁，谁拦着你？打鬼子……谁不想打鬼子？你们想想，啊？这个……咱们八路军一个营，连鬼子一个小队的装备都赶不上，没有咱兵工厂在后方支援，鬼子怎么打？”

几个跟着起哄的小青年耷拉下了脑袋。

沈淳宏伸手抄起身边的一把马刀，“锵！”地剁在炕桌上：“你们英雄，啊！谁敢拿着这把马刀出去给老子放平鬼子一个军曹，把他的擗子给我拿回来？”

“老沈，老沈，”焦凤春把沈淳宏按在炕沿上坐好：“你看看你，这脾气太爆啦，跟他们年轻人较什么劲？”

“哎……”沈淳宏叹口气：“我其实也不是冲他们几个，主要是这个李俊生，偏偏这时候给我出妖蛾子。你说说，这个……这个月他跑了多少次？”

焦凤春笑着拍拍沈淳宏的腿：“你放心，他哪回跑，不是让刘德胜给抓回来啊，再说，缺了这个金刚钻儿咱还干不了瓷器活儿了啊……消消气儿。”

沈淳宏皱着眉摇摇头：“李俊生那是咱们这儿难得的军械奇才啊，这两年，这个……工作母机的维修保养，炮膛校正、精度研磨、军械组装这一块儿，离了他可不行。这60门迫击炮如果造不出来，我怎么跟上面交代啊……”

“怎么的？厂长你这意思是说俺们几个绑在一块儿还不如一个李俊生？”几个小青年又咋唬起来了。

“行啦行啦，大家都是为了抗日救国，支援前线……犯不上、犯不上。”焦凤春赶紧打圆场，暗暗地埋怨沈淳宏的心直口快。

黄西川一直蹲在犄角旮旯，一声不响，这时候插了一句：“任务是沈厂长接的，关咱们屁事儿。”

“嗯？”沈淳宏斜着眼去看黄西川：“你小子别给我煽动群众情绪啊。”

黄西川伸了个懒腰：“哎呀，不是我煽动。咱们本来就没那能耐，平常捡点儿子弹壳儿，正正经管子，虽然吃不饱，日子过得也算是舒坦，非要造什么迫击炮……”

说着话儿，他转脸问几个小青年儿：“你们见过啥是迫击炮吗？”

几个小青年也七嘴八舌地嚷嚷起来：“没有啊！谁见过那玩意儿？”

黄西川叹了口气，又不言语了，眼睛却盯着沈淳宏。

“哎呀！走啦，散啦散啦！晚上就吃了个红枣儿大的窝头，睡着了就不饿啦。”小青年们纷纷站起来，推门出去了。

“哎！你们……我会还没开完呢……”沈淳宏心里一百八十个不高兴，但是也不去追，任凭会场的老老少少，一个个地出了屋儿。

是啊，不说旁的，就单单这个吃不饱，已经把沈淳宏的底气驱逐得荡然无存了。平时修械所里上工，还得老沈挨着个去喊“大爷”，汉子们才吊儿郎当地爬出被窝儿。

他的脸，已经笑僵了，而且刚才发脾气，也带有一定的发泄。

明天开工，是个天大的困难。

1939年5月 河北涞源走马驿 刀岭崖南坡

“这队鬼子是过路的？”李俊生躲在大石头后面，望着月光下鬼子头盔和刺刀反射出的晦暗的光点儿。

刘德胜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狗屁，过路的鬼子绝对不会这么东瞅西望的。”

李俊生眉头紧锁：“难道，是奔着咱山洼子的修械所来的？”

“不清楚。”

“万一是在奔着修械所来的呢？”

刘德胜点点头：“干脆……”

“引走这批鬼子。”

李俊生摩拳擦掌：“德胜，拿枪来。”

“你要枪干吗？”刘德胜一扒拉他的手：“你回去送信儿。告诉沈厂长，赶紧把关键的东西转移到兵工厂后面的山里。”

“扯淡，老子是战斗英雄，这么长时间不打仗，都快憋死了。你……你赶紧拿枪来。”

刘德胜急了：“战斗英雄不是自个儿说的，顾全大局才是英雄，赶紧给我滚。”

他把李俊生往身后的大冲沟里一推：“滚蛋！告诉沈厂长，后山鹁鸪崖下边有个草垛，后边是我平时偷懒儿的藏身洞口，里面特别大，赶紧往那儿转移。”

说完，他支起枪瞄子，回头拉枪栓送一个鬼子回了日本。

李俊生心里太清楚了，这伙儿鬼子根本不可能被引开，充其量是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兵工厂转移的时间而已。

“德胜……你……”

“走啊！”刘德胜端起土枪，瞄准鬼子继续开枪。

李俊生一咬牙，扭头往回跑：“兄弟！你要挺住。”

鬼子的火力全部集中到了这边，刘德胜身前的大石头被打得千疮百孔，粉尘四溅。

李俊生顺着冲沟越过山坡，奔着山洼子里那一点灯火全力跑下去。他不敢想象刘得胜现在在做什么，眼前除了那昏昏暗暗的一点灯光再也没有其他的东西。

泪，朦胧了他的眼睛；血，模糊了他的思绪；夜风，凉透了他的脊梁；枪声，震碎了他的心。

1939年5月21日 河北涞源走马驿 刀岭崖修械所

“哪儿打枪？”沈淳宏隐隐听到外面的枪声，预感到危险的来临。

焦凤春回头抱起桌上的一个有背带的木箱子：“肯定是小鬼子来啦！咋办？”

院子里的人们慌乱起来：“跑吧！”

“跑啥？打他娘的！”

“放屁，拿什么打？”

“是啊，就民兵队那几条大抬杆儿，跟鬼子干？”

“咱修理车间那些个枪呢？”

“你他妈打得准啊？”

“都别慌！”沈淳宏吹灭了油灯，用脚磕了磕烟袋锅儿，率先出了屋，站在门口指挥转移：“带上自己的家伙什儿，大东西留下来。”

正在这时候，李俊生呼哧呼哧地跑回来：“沈厂长！快，鬼子来啦！赶紧转移重要的设备啊。”

“鬼子到哪儿了？”

“南坡！”李俊生满脸通红，嘴里一阵发咸，才觉得这一路喝了不少眼泪：“厂长，德胜……德胜他……”

“嘿——！”沈淳宏一跺脚：“德胜啊！”

“民兵队！抄家伙！给队长报仇去！”几个民兵青年，各自从肩上摘下大抬杆儿，拔腿就往外跑。

“站住！”焦凤春背着他的宝贝木头箱子从屋里出来：“谁也别去。”

“咋的？”民兵副队长贾同和瞪着焦凤春。

“你们干嘛去？去送死？”焦凤春指了指夜色中黑黝黝的大山：“你们听听刚才的枪声，那得有多少鬼子？现在又不响枪了，德胜明摆着是壮烈了。你们还去干什么？”

“这……”

“赶紧转移！”沈淳宏和焦凤春拽着人们跑进车间，摸着黑收拾东西。

只有李俊生呆呆地站在院子里，被汗浸透的粗布汗褂粘在前胸后背上，凉飕飕的。

修械所现在乱成了一锅粥，现在趁乱跑了正是好机会……

但是，刘德胜的影子又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如果，他不去追李俊生，也许就不会牺牲。但是那样的话，恐怕会牺牲更多的人……

“鬼子全山搜索！沈厂长！”李俊生扯着脖子喊：“山后大松树后面有个草垛，草垛后面是个藏身洞口。大家都往那里跑！”

“噻——！”鬼子又开始放枪了，而且枪声越来越近了。

“不行啊，来不及啦！”沈淳宏急得直跺脚：“工作母机，根本没时间移动啊！”